

台北都市原住民族群電視消費與 族群認同建構之關聯性初探*

蔡珮**

投稿日期：100年8月8日；通過日期：100年9月27日。

* 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都市原住民族群邊界互動、族群電視消費與族群認同建構研究」（NSC 97-2410-H-128-015）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與編委會給予之寶貴意見。

** 作者蔡珮為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助理教授，e-mail: peitsai2002@gmail.com。

《摘要》

本文旨在瞭解原視與台北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之關聯，原視在此扮演之角色為何？深度訪談十九位台北都市原住民發現，原視在族群認同的四個面向——「族群自我身份認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度」與「族群投入」——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原視在此發揮了「教育」、「保存母語並擴展以母語談論當代事物」、「提供原住民互相連結與支持的空間」、「調解時空、知識與偏見裂縫」之角色。本研究亦發現一些和過去部落閱聽人消費原視的不同之處。

關鍵字：原住民族電視台、都市原住民、族群媒介、族群認同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原住民菁英多年努力奔走催生下，「原住民族電視台」（簡稱「原視」）正式於 2005 年 7 月 1 日開播，截至 2011 年，與原視有關的學位論文總計八篇，其中研究原住民閱聽人的僅有三篇碩士論文（如：郭曉真，2007；曹一文，2007；潘美琪，2007），且主要以研究部落閱聽人居多，對於都市原住民觀看原視後的族群認同建構情形，目前之瞭解仍屬欠缺。都市原住民後代漢化程度較高，且與部落缺乏根基性的情感連繫，其族群意識往往是在都市遇到其他原住民同胞才開始萌生（蔡春蘭，2005），如今原視開播後，使得原先藉由族群人際互動形成的族群認同，加入了族群媒介因素，究竟原視對於都市原住民之認同建構有何影響？是本研究欲瞭解之族群傳播與族群認同建構議題。

郭曉真（2007）指出，過去國內弱勢族群與大眾傳播的探討，主要研究弱勢族群使用主流媒介之動機、使用過程及效果，關於弱勢族群閱聽人使用非主流或族群媒介之研究則無。筆者回顧近年文獻，發現弱勢族群閱聽人使用族群媒介之研究並非闕如，只是較為稀少，相關研究仍有待開發與累積。筆者進一步以「都市原住民」為關鍵字搜尋台灣博碩士論文也發現，自 1996 年至 2011 年共計 58 篇學位論文，主要集中於教育、社會（社工、社福）、民族研究等領域，關於族群認同與族群意識之研究計 9 篇，而關於都市原住民族群傳播之研究幾乎闕如，是有待理解的一塊空白。都市原住民後代與傳統文化逐漸疏離，他們不像部落原住民擁有集體生活，得以透過文化參與的方式，強化「我群」認同，部分都市原住民後代對族群的認同，有逐漸轉型的傾向（蔡春蘭，2005）。在這個認同轉型的過程中，原視的開播與加入，對都市原住民

的族群認同建構有何影響？對於族群閱聽人族群媒介使用與族群認同建構較細緻的探索，是值得深入剖析的。

黃葳威（1997）指出國內有關原住民與傳播的議題日益受到關注，但仍待開拓與累積。林福岳（2009）也疾呼原住民傳播研究有迫切性，由於缺乏足夠的文獻與相關研究，使得傳播學社群對原住民議題相當生疏與匱乏。本文亦認為傳播領域中的原住民研究，歷經十餘年仍欠缺豐富的經驗研究，企待研究者投入更多關注。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1 年 7 月公開之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顯示，都會區的原住民人口數為 223,133 人（占所有原住民人口數 516,625 人的 43.19%，較 2002 年 1 月的都會區原住民人口比例 32.84% 高），顯示有超過四成的原住民移居至都會區居住，其中五個主要都會區（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的原住民人口數為 128,320 人，占所有原住民人口數的 24.8%。來到都市的原住民，有不少是所謂的「都市邊緣人」。都市原住民面臨著都市生活的壓力和工作適應的困境，尤其在族群認同方面更是面臨兩難的困境（卓石能，2002）。原視創辦的初衷，是爲了維繫原住民文化與族群認同，建立並提升原住民自信心與社會競爭力、引導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正確之認知與尊重。原住民應擁有自己的媒介來扮演反論述的角色，批判漢族中心主義所生產的霸權論述（尤稀·達袞，1994）。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原視，經過數年以原住民爲主體的內容呈現之後，在這群離鄉背井的都市原住民主觀認知中，如何召喚或建構其族群認同？是否符合該族群之期待？

本研究將探索都市原住民之族群媒介收視與族群認同建構之關聯，主要探討的問題有二：一爲原視與都市原住民閱聽人族群認同建構之關聯；二爲原視在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所扮演之角色爲何？是否從提供母語、族群文化發聲之管道，演變爲提升族群自信、促進社會對原住

民族平等對待、進而成爲「族群認同」建構過程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爲探索型研究，希望達成兩個研究目的：一、累積本土族群媒介與族群閱聽人之經驗研究，作爲後續研究之基礎或與不同區域原住民閱聽人比較研究之參考；二、透過原住民閱聽人的深度訪談，提供質化的分析資料以深入理解原視對原住民認同建構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國外原住民族群媒介與族群閱聽人研究

原住民媒介是相對於主流媒介的族群媒介（ethnic media）類型之一，其餘兩種類型的族群媒介還包括移民媒介與少數族裔與少數語言族群媒介（Matsaganis, M., Katz, V., & Ball-Rokeach, S. J., 2010）。有學者認爲，相對於其他少數族裔，原住民有更具差異的特殊性，原住民媒介也因此相對於其他少數族裔媒介有其特殊性。例如：Browne（1996）認爲原住民在幾世紀甚至幾千年前早於其他民族居住在特定地區，我們通常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而他們對於後來者（最終成爲現今的多數族群）的協助或抵抗，是一個國家歷史的一部份，相較於其他少數族群有更爲基礎與重要的地位，然而，主流媒介通常忽視原住民在社會的位置與對社會的貢獻，並且製造許多原住民的負面刻板印象，現今的多數族群虧欠原住民太多，並且有太多的事物可以向原住民學習。因此，原住民媒介可提供教育的功能，並且可以讓原住民重新發現過去的歷史，同時也可以學習現今的成就；原住民媒介可以提供原住民媒體近用權，扮演保存、恢復與擴展母語的重要角色；原住民更可以透過原住民電子媒介進入公共領域，以他們的聲音呈現自己。Ginsburg（2002）也

視原住民媒介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行動主義與新興的文類，以此角度認知原住民媒介便能承認原住民具有政治、歷史與文化情況有別於其他少數族裔之意識，並且該差異會形塑他們的媒介使用（p. 211）。原住民媒介意圖傳播有關於社會或集體認同的事物，是為了調解時空、知識與偏見的裂縫，用原住民自己創作的作品療癒在文化知識、歷史記憶與世代間認同的斷裂（p. 216）。Riggins（1992）認為，少數族群媒介不僅具有抵抗同化的功能，同時也具有同化之功能，抵抗同化來自於其內容多呈現反霸權論述、完全使用母語、加強社區參與、播出內容有別於主流媒體等，而同化則來自於節目製作內容未脫離主流文化或常採用主流媒體訊息、使用主流語言、訴求廣大閱聽眾等。可見原住民媒介若要發揮保存與傳承族群文化之功能，在同化與反同化的光譜兩端取捨時，是採用較偏向抵抗同化功能之作法。

Meadows 整合了在 Australasia 區域所做的原住民閱聽人研究，建議在研究原住民媒介的過程中，研究者納入原住民閱聽人的參與，結合產製與接收兩端的對話與互動，對研究原住民媒介是很重要的（Meadows, 2010），而且，原住民媒介的閱聽人研究目前在數量上仍舊不足（Browne, 1996; Meadows, 2010），也因此無法形成堅實的研究結論，且大部分的研究均集中於原住民廣播電台聽眾，研究地區也多是小城鎮而非大都會區，以致於難以比較位在兩個不同地區的閱聽人對於原住民媒體的喜好有何不同（Browne, 1996）。

Browne（1996）回顧過去在紐西蘭、印度、北美洲、威爾斯地區、北歐及愛爾蘭所做的原住民電台調查發現，原住民閱聽人以女性和老年人居多，但也有為數不少的原住民電台在下午及夜間時段吸引年輕人收聽，大多是播放年輕人喜歡的音樂（像是：毛利都會電台），不過年長的毛利人則批評該台播放太多年輕人導向的音樂，鮮少使用毛利語。音

樂是最受喜愛的節目類型，14-25 歲的年輕人喜歡當代流行音樂，40 歲以上的聽眾則喜歡傳統音樂，極少數的電台是新聞（通常是地方新聞）最受歡迎；少數調查顯示約有 20~40% 的原住民表示他們並不知道有原住民電台的存在。

不僅原住民媒介閱聽人的研究不足，實際探討原住民媒介與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的經驗研究亦有待開發，Pietikäinen 是少數在研究原住民媒介時，有探討原住民媒介在建構原住民認同實際情形的學者。Pietikäinen (2008a) 深度訪談在芬蘭的 Sami 媒體工作者，他們主要的目標是以 Sami 人的觀點並使用 Sami 語提供相關的 Sami 資訊，來保障 Sami 社群的存續。這個屬於 Sami 原住民的族群媒體，大部分的使命都付諸實現，像是象徵 Sami 人族群標記的 Sami 語保存。然而，在建構共享的 Sami 認同時，仍有爭議存在，因為並非所有的 Sami 人都會說原住民語，使得有相當多的族人被排除在族群媒介所建構的社群之外，並且 Sami 人散佈在歐洲幾個不同的國家，不同類型的 Sami 認同可能無法以一個集體的 Sami 認同視之，因此 Sami 族群媒介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建構集體認同與面對不同國界有不同認同位置的 Sami 人之間取得平衡。該研究讓我們瞭解即便是同一族群，但由於散佈在不同的區域或國家，使得少數族群媒介在欲達成建構集體認同的同時，必須考量對族人在地性認同的尊重。

Pietikäinen 發現 Sami 電台連結了散佈各地的 Sami 人，也強化了他們的族群認同；原住民語也可以是現代的語言，而不只是祖父母的傳統語言，像是 Sami 電台中播放有原住民歌詞的流行音樂或饒舌歌曲，就成功連結了過去與現在、全球與地方，而且這樣的方式特別容易親近年輕人。不過，Sami 媒介是在一個複雜的多語領域中運作，該原住民媒介也正是一個全球與地方互動的場域，造成了同時甚至是部分矛盾的強化與混雜文化認同之過程。究竟原住民媒介要做出什麼樣的內容及語言

選擇來建構連結過去與未來的原住民認同，或許結合流行文化的 Sami 語言媒介能夠提供尤其是年輕人同時連結全球與 Sami 傳統的機會（Pietikäinen, 2008b）。

澳洲 Griffith 大學在 2007 年的研究報告 *Community Media Matters* 指出，澳洲的原住民媒介具有以下功能：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務予社區並在社區生活中扮演一個中心組織的角色；協助人們與社區維繫社會網絡；在社區中扮演教育功能，特別是對年輕人；提供關於社區新聞與資訊的另類來源，能夠避免對原住民朋友與事件的刻板印象；協助破除非原住民社區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因此扮演重要的跨文化對話角色；提供專業的原住民音樂與舞蹈。在澳洲各地的原住民媒介為原住民個人、社會團體與社區的形成扮演了重要的賦權角色，雖然原住民廣播與電視提供了原住民互相連結與支持的空間，但卻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這些原住民媒介創造了更廣大的公共領域部門。此外，在偏遠地區與都會區的原住民閱聽人，儘管對這些族群媒介有共同的想法，但調查中也顯現出一些重要的差異性（Meadows, M., Forde, S., Ewart, J., & Foxwell, K., 2007; Meadows, 2009）。像是：聽眾收聽社區電台是因為有地方新聞與資訊的提供，該理由對都會閱聽人的重要性就低於地區閱聽人；另一個收聽的重要理由是專業的澳洲原住民音樂播放，尤其是都會閱聽人特別表達出對此的欣賞，這也顯示出澳洲社區電台重要的文化貢獻（Meadows et al., 2007）。

綜上所述，國外的原住民媒介提供教育功能，讓原住民重新發現過去的歷史，並學習現今的成就以及原住民語言的現代化使用，藉以彌補因時空、知識與刻板印象的隔閡所造成的文化知識、歷史記憶與世代間認同的斷裂，且原住民媒介也扮演原住民社區聯繫樞紐之角色，提供原住民互相連結與支持的空間。不過，國外的研究也顯示偏遠地區與都會

區原住民閱聽人在閱聽行為出現差異性，使得少數族群媒介在欲達成建構集體認同時，必須先瞭解不同地域原住民之在地特質。這些發現對本研究均有所啟發，本研究也將檢視台灣的原住民媒介在建構族群認同所扮演之功能與角色，以及都市原住民究竟有何特殊的需求與特性。

二、台灣原住民媒介與原住民閱聽人研究現況

在台灣尚未成立原住民族電視台時，原住民閱聽人研究聚焦於傳播媒介對部落原住民現代化發展之影響，著重媒介效果研究（如：陳昌國，1975；張逸東，1974；蔣永元，1974）。七〇年代之研究結果，廣播被視為具有促進原住民地區現代化之效果，接觸廣播較多之族人亦為該部落之意見領袖。

九〇年代原住民傳播研究則轉向電視、電影媒介（如：陳麗珠，1996）與原住民節目。黃葳威（1997）研究屏東地區魯凱及排灣族對電視新聞節目之觀感與期待，發現原住民無論教育程度高低，均認為收看電視是獲取新知與學習漢語之來源，多數原住民認為自己的意見及需求未獲主流媒介重視，原住民期待電視新聞能增加原住民議題與權益之討論。原住民希望多增加有關族群文化節目的期待，在後續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如：王嵩音，2000；黃葳威，1999；劉幼琍，1999）。而當劉幼琍（1998）調查台灣十五歲以上一千多位原住民媒介使用與滿足時，首次將原住民節目納入，研究發現原住民對於原住民節目中有關原住民形象的報導表示滿意，對母語節目收看（聽）的意願高於其他節目，調查中有九成原住民認為應該成立原住民專屬媒介。劉幼琍（1999）發現無論是客家人或原住民，皆認為廣電媒體對特定族群所提供的報導與服務明顯不足，要解決特定族群廣電媒體普遍不足以及媒體報導經常扭曲特

定族群形象之情形，除了消極保障其廣電媒介接近權外，更應鼓勵特定族群自辦媒體或參與廣電媒體製播工作，且特定族群本身的自覺與自我認同感也十分重要，如此一來，特定族群才能直接或間接地在廣電媒體中擁有更多的發聲空間，甚至保留或發揚其族群的語言與文化。

王嵩音（2000）發現，原住民觀眾對公視兩個原住民新聞節目均給予高度評價，在他們心中原住民節目扮演著同化與多元之雙重角色，他們希望藉由原住民節目加強文化的內容與母語，以維護原住民文化和族群的認同；也希望節目提供協助原住民申請福利、求學與就業的資訊與服務；也期望原住民節目是對外發聲的窗口，讓大眾更瞭解原住民，甚至成爲與政府溝通的管道，讓政府直接透過原住民節目回應原住民社區之需求。

2000 年之後，與原住民相關的傳播研究較以往增加。研究主體包括：電影（例如：楊煥鴻，2007）、廣播（例如：陸正誼，2004）、報導文學研究（例如：陳震，2004）、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例如：陳右果，2004；楊政霖，2005）、以數位落差觀點看台灣原住民之廣電媒體近用（例如：陳清河，2004）、台灣原住民傳播研究之脈絡研究（例如：林福岳，2009）以及蘭嶼原住民的另類媒體與發聲研究（例如：郭良文，2010）。其中，陸正誼（2004）研究蘭嶼原住民電台發現，該電台發揮了弱勢族群媒體對族群內部的傳播功能，尤其在母語傳承、保障原住民媒體近用權以及提供在地資訊服務等方面特別顯著。該研究也建議原住民閱聽人之研究，由於原住民各族、甚至各地不同部落均有其特殊性，未來需要更多關於不同時空變動下更深入的質化原住民閱聽人研究。原視 2005 年開播後至 2011 年，以原視爲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有八篇，研究主題包括：以多元文化主義探討原視的經營策略（例如：陳子渝，2011）、探討原住民傳播權（例如：徐仙蕙，2010；陳楚

治，2008）、內容分析新聞報導中之原住民形象（例如：鍾嘉順，2009）、以文化傳播觀點分析原視節目製作（例如：李賢華，2009）、以原視與原住民閱聽人為研究對象計有三篇，都集中在 2007 年（例如：曹一文，2007；郭曉真，2007；潘美琪，2007）。

曹一文（2007）發現收看原住民電視的資訊蒐集、社交互動、娛樂消遣及學習母語的動機與滿足較高者，原住民之族群自我認同與族群歸屬感愈高。而族群自我認同及族群歸屬感較高者的收看行為，多數是每天收看原住民電視、收看時間達五個小時以上、瀏覽原住民電視網站及有收看原住民電視以外的原住民類節目。該論文結論，資訊蒐集動機及社交互動滿足愈高，有收看原住民電視台以外的原住民類節目，瀏覽原住民電視台網站、專心收看、平常使用母語等因素，可以有效預測整體族群認同程度。

郭曉真（2007）回顧過去原住民閱聽人研究發現，研究方式多以量化問卷調查為主，忽略收視的文化脈絡與生活情境。因此，她選擇花蓮縣秀林鄉重光部落作為觀察部落閱聽人觀看原視之場景，深度訪談二十二位部落閱聽人，發現會主動選擇收看原視的部落閱聽人，主要收視時段集中在晚上及週末，而被動收視者通常是無意轉到原視後再評估感興趣與否，影響他們收視的另一大原因是「他人影響力」，通常是家人，因為想要陪伴家人或擁有共同收看時光，因此一同觀賞原視。以族群意識型態動機選擇收看原視的部落閱聽人，屬於泛原住民認同者，多數認為具族群屬性的原視，可以從中看到他族原住民的文化，大大提升對自我族群的認同或對其他原住民族間的認識；而以自我族群認同為收視選擇依據的閱聽人，多會以自我族群出現在電視中感到光榮，甚至產生更強烈的族群認同感。原視進入部落後，有高度興趣收視者會放下手邊工作專心收看，影響最顯著的是人際話題，閱聽人最常圍繞在原視的話題

是他族文化、習俗、語言等討論，以及自身族群傳統的回顧，新的人際關係會伴隨參與共同關心的話題而產生，最明顯的互動在親子間，話題經常在收視原視後對傳統文化的認知與想像開始討論，不同世代因此有了更多的生活連繫。雖然許多部落閱聽人均對原視抱持正面看法，但也有受訪者表示原視談太多原住民的傳統風俗和歌舞，只提不能忘記傳統，然而，對於原住民文化如何在現代社會轉型或生存的現況內容也應提供給原住民瞭解。

透過對部落閱聽人的瞭解，郭曉真（2007）發現母語傳播環境召喚族群意識的力量，閱聽人因為收看原視而激發其對母語學習的慾望，或對他族語言產生好奇與學習心，這些影響在閱聽人日常生活中牽動著對自身語言的認同，以及接納包容他族語言的胸懷。其中有一位來到平地的原住民年輕人，由於受到同儕及社會眼光的影響，無法對自身的原住民身份進行表態，族群意識經常隱沒在團體中，加上對文化的認知與欣賞沒有管道得以加強，使得她對原住民身份覺得可有可無，但原視出現後，她表示對原住民的認識加深，開始對原住民身份產生認同與驕傲感。除了認知自己原住民身份和其他族群的不同，透過原視看到他族原住民不同的文化時，讓他們發掘到更細緻的認同與歸屬。郭曉真部落原住民的研究結果，和目前研究都市原住民但未考慮族群媒介因素的胡蕙萱正好成了一個對比，胡蕙萱（2004）發現都市原住民第二代的族群認同條件並非仰賴母語、文化或生活習慣。郭曉真的部落閱聽人研究中，少數來到平地的部落閱聽人覺得母語傳播環境以及族群文化的媒體展現，仍有召喚族群認同之效果，似乎原視對都市邊緣人也有著召喚對母語、族群文化認同之力量。這一點在本研究中可以再進一步深入剖析。

同時也研究太魯閣族族群認同的潘美琪（2007）發現，太魯閣族的族群認同與收看原視的收視行為有顯著關連，族群知覺程度高、族群自

我身份認同高、族群正向態度高、跟 Truku（太魯閣族）同族成員相處的歸屬感高、和家人溝通時使用自己族語和其他語言各半、對於祭典活動的參與度高者，收看原視的平均時數較高。該研究結論，對於自己族群認同度越高的受訪者，收看原視節目的頻率越高；而「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平均月收入」、「族語能力」以及「現住地」都可能影響「族群認同」，進而影響「原視節目的收視行為」。

原視在 97 及 98 年度分別進行了兩次「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收視質研究」。97 年度調查 12 個縣市 100 戶原民家庭的族人收視行為，發現平均每日原視的家庭開機時數約為 43 分鐘，個人平均每日收視原視的時數約為 19 分鐘，晚間八點是個人收視率最高的時段（黃聿清、許志鴻，2008）。98 年度調查 17 個縣市 193 戶原民家庭族人收視行為，發現平均每日原視的家庭開機時數略減為 41 分鐘，個人平均每日收視原視的時數仍舊約為 19 分鐘，晚間七點至八點是個人收視率最高的時段，大部分新聞類、戲劇類、紀實報導類和談話類節目都會區族人收看率較非都會區高，而新聞節目類、綜藝類與教學類節目則是都會與非都會區各有所好或是非都會區收看率較都會區高（許志鴻，2009）。

綜觀以上國內原住民媒體與原住民閱聽人研究，可以發現對於原視與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之瞭解，目前尚停留在以部落閱聽人為主，且以問卷調查方式所獲得的資訊僅能得知與族群認同相關的收視行為或使用與滿足變項為何，至於「何以致之」？我們無法獲得進一步之理解。僅有郭曉真（2007）對於部落閱聽人民族誌的厚描，才讓吾人對於部落閱聽人之族群認同建構過程有了較為細緻的瞭解。由於閱聽人身處的時空脈絡會使他們對媒介的內容產生不同之需求與解讀（Morley, 1992），過去的研究較缺乏對離鄉背景都市原住民之理解，究竟都市原住民如何看待原視？原視與其族群認同建構有何關聯？在原視開播後更應作廣泛

深入之探討，以與過去部落閱聽人研究互為補充，提供未來族群傳播研究參考。

三、都市原住民與原住民族群認同研究

本研究欲探討都市原住民在與原鄉部落逐漸失去緊密互動後，原住民族群媒介之消費如何建構其族群認同。首先，我們要先來瞭解這群都市原住民的族群認同現況。蔡春蘭（2005）研究發現，都市原住民的後代，由於出生、受教育和就業均在都市，社會化過程的漢化程度相當高，但由於擁有原住民血緣，具有法定的原住民身份，導致他們在認同上呈現多重的特性。該研究發現都市原住民後代有三種認同：

1. 基於使命感的認同：自認為身上流有共同血緣，負有捍衛原鄉族人的天生使命；
2. 離群性的認同：由於從小與原鄉疏離，對原住民事務參與感低，外顯行為表現出與其他原住民隔離；
3. 去瑕疵的認同：原漢通婚的後代，雖擁有雙重身份，但對文化的瞭解卻僅有其中一部份，由於遺憾自己身份的瑕疵不全，而引起填補另一部份文化認知的動機。

張素莉（2007）探討不同居住型態之都市原住民其原漢關係與族群意識間之關聯性，發現聚居的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度較高，但原漢差異認知較低；散居者的族群認同較低，但原漢差異認知較高。影響原住民認同的主要因素為「社會網絡」，而原漢差異認知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個人變項」，因此，族群認同與原漢差異可能是兩種不同概念的族群意識，兩者同時且相互影響族群意識。

胡蕙萱（2004）探討都市經驗如何形塑都市原住民第二代的族群與

身分認同，研究發現族群認同的條件並非完全仰賴文化的本質（例如：語言、文化或生活習慣），而可能是個人認同層次的選擇，個人對族群認同的接受與回應，則視所處的都市生活經驗、情境而定，本身具有或缺乏的文化本質並不必然構成絕對的認同條件。都市原住民第二代普遍都在大學時才真正對自我的族群身分產生較深刻的認知，同時也存在著衝突與矛盾，因此社團經驗就成為這群第二代形塑認同的重要途徑；第二代都市原住民，在工作中開始擁有豐富的原漢接觸經驗，自我的族群身分是隨著互動的情境展露。蔡春蘭（2005）亦發現，都市原住民後代對自己族群認同持肯定態度者，主要是來自於家庭教育的養成、媒體正向報導的影響、政府推動的福利政策以及良性的族群經驗使然，認同原住民身份者表示大部分文化訊息來自於平面及電子媒介報導，他們將原住民藝人吸引人的片段或其他有利因素加以放大，或是嚮往媒介中呈現的部落風光，甚至成為追逐流行的指標，這種現象已逐漸在新一代的都市原住民身上萌芽。

而都市原住民在所處的都會環境中，其族群認同也產生一些困境。卓石能（2002）發現，原住民兒童不願承認自己所屬的族群之主要原因是「怕被人瞧不起」，由於族群的刻板印象、他人對原住民不當的族群態度，影響到學校中教師對原住民學生接納態度與同儕間之互動，以致於產生「認同的污名」之負面認同危機。「認同的污名」是許多原住民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原住民主要的原因，蔡春蘭（2005）亦發現都市原住民對自身族群認同持否定認同態度者，多肇因關係網絡斷裂以及污名認同，都市原住民後代有些是因為不願讓「污名化認同」上身，努力使自己看起來不像原住民，有些原住民家長將家裡擺設像漢人，極力注重居家環境衛生，選擇讓小孩與部落隔絕、完全都市化；有些是因為覺得自己已習慣都市生活，認為和部落沒有任何關連，甚至有些基於有利於家

庭經濟而非出於自願改母性取得原住民身份者，亦不承認自己是原住民身份。

此外，蔡春蘭（2005）還發現，都市原住民後代與部落的族群關係相當微弱，長大後接觸到其他原住民始萌生的族群意識，往往需經過一段時期的學習與重整，由於缺乏根基性的情感連繫，在斷裂性基礎下所建構的族群認同不易穩固，以致都市原住民後代在面對其他原住民時，由於對部落文化瞭解不多，或甚至完全不知，心中會產生尷尬、害怕之感。對都市原住民而言，影響其原住民身份建構最明顯的問題，就是部落族人如何看待從小未在部落長大的他們，兩者的認定不一定有交集，部落族人對於陌生且自稱原住民的外來客會產生防衛之心，即使經由血緣證明自己是原住民，亦不免被質疑缺乏草根性，因此都市原住民後代對族群認同的建構不能只是抽象的意識、懷鄉的情緒，往往還必須付諸行動在特定的脈絡中去成就其血肉（頁 42-44）。

回顧過去關於都市原住民之研究，顯示都市原住民後代之族群認同，由於生活習慣及語言多數已漢化，因此有些並非仰賴文化本質，而家庭教育、主流媒體之正向報導以及良性的族群經驗會有正面的族群認同產生；但與原鄉同胞及部落文化的疏離所形成的基於使命感、離群性、去瑕疵等認同形式，也反映出都市原住民必須在其所處的都會環境中發展新的認同策略，甚至因刻板印象形成的認同污名，也在都會原住民身上造成負面認同之危機。那麼，當出現一個以主體發聲、鼓吹族群文化傳承的原視之後，原先這些影響族群認同建構之因素會否因此強化或調變？這是族群傳播研究可以繼續發掘的議題。

國內關於原住民的族群認同研究，大多參酌 Phinney 的族群認同要素發展原住民族群認同量表（如：李春慧，2004；卓石能，2002；許文忠，1998；凌平，2001；徐世琛、李美枝，2002；陳正祥，2005；曹一

文，2007；張琇喬，2000；張錦裕，2002；楊貴妃，2005；潘美琪，2007；賴慶安，2002；劉慧君，2006）。Phinney（1990）有系統地回顧自 1972 年以來 70 篇關於族群認同的期刊論文發現，最常被學者用來分析族群認同的要素為：自我身份認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度與族群投入。筆者歸納上述國內論文發現這四個族群認同要素為絕大多數論文所採用，蔡珮（2011）也曾以 Phinney 整理出的族群認同四要素——自我身份認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度與族群投入，用來解釋更為細緻的客視如何建構客家閱聽人族群認同。蔡春蘭（2005）指出，都市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形成，並非根基論或工具論的解釋足以概括，因為許多認同原住民身份的都市原住民後代，僅以血緣為認同依據，其他語言、風俗習慣等均與漢人無異；而工具論將族群意識置於政治、經濟的競爭或分配脈絡中來探討，但事實上許多都市原住民後代從漢人認同轉為對原住民認同，並非全然為爭取有利資源或受社會環境結構潛移默化之結果，相反的，他們放棄對優勢族群的認同選擇認同弱勢族群，甚至為了爭取族人、長輩對自己的信任，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頁 38-39）。

因此，本研究在探討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時，將採 Phinney 的四個族群認同要素作為詮釋原視消費與台北市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之構面。茲將四個族群認同要素分述如下：

- （一）族群自我身份認同：即個人選擇什麼族群標記來稱呼自己。族群標記包括了族群的生活方式、歷史、宗教、價值觀甚至宇宙觀，亦包括對族群團體主要屬性、特徵、歷史與習俗之認識（李端薇，2006，頁 17；黃振彰，2006，頁 59），個人能瞭解或意識到族群間的差異，能認知到自己屬於何種族群（李春慧，2004）。族群自我身份認同的評估離不開族群語言的使用（Rotheram & Phinney, 1987, p. 18），而願意在別人面前承認自

己是原住民或是恢復原住民本名，在過去的研究中都是重要的身份認同標記，例如：「當別人問起我是不是原住民時，我很樂意告訴他我是布農族」（李春慧，2004，頁 87）；「我希望別人叫我時，都是用原住民的名字叫我，而不要用現在的國語名字叫我」（賴慶安，2002，頁 189）；「如果現在能恢復原住民的名字，我希望恢復」（卓石能，2002，頁 91）。

- (二) 族群歸屬感：個人在受訪時或許會使用族群名稱來標示自己，但這並不代表他對其所選擇的族群有強烈的歸屬感，因此學者常會用一些題項來測量族群歸屬感，例如：「我的命運與未來與族群息息相關」、「我對自己的族群有強烈的依附感」等，或是透過與其他族群的對比來定義與測量。族群歸屬感比較偏向心理的主觀感受與內在認同，族群成員在透過族群學習社會化之後，在心理所產生的一種對自己族群的歸屬意識（張春興，1989），通常是指族群認同中的情感依附。例如：「我喜歡跟同一族群的人住在一起」（李春慧，2004；凌平，2001；賴慶安，2002）、「我願意為維護保存我們族群的文化而努力」（凌平，2001）；「我覺得讓排灣族的生活變得更好是我的責任」（賴慶安，2002）。
- (三) 族群態度：個人對自己所屬族群的正面態度，包括了自豪及愉快、滿意及滿足，評估項目有「我以我的族群為榮」、「我認為我們的族群文化是豐富且珍貴的」（Phinney, 1990, p. 504）。例如：「我覺得布農族其實有許多的優點是漢人比不上的」（李春慧，2004，頁 87）。
- (四) 族群投入：通常指個人實際的社會參與及文化實踐。常被用來當作族群投入的指標有：語言、交友圈、社會組織、宗教活動、文化傳統和政治意識型態與活動等（Phinney, 1990, p. 505）。例

如：「我會主動向老師和同學介紹我所知道的排灣族文化」（賴慶安，2002，頁 188）；「我願意學習自己族群的傳統技藝」（劉慧君，2006；凌平，2001）；「我喜歡聽部落（或社區）中的長輩講有關自己族群的歷史或以前的事蹟」（凌平，2001）。

當我們發現族群認同的要素可以被區辨為更細緻的面向時，族群傳播與族群認同的探討，就不能僅僅是討論概括的族群認同如何被族群媒介建構或召喚，而是應仔細探究族群媒介在不同構面的族群認同建構或召喚情形，如此對於族群傳播與族群認同之研究將有更細緻的理解。也因此，本研究對於深度訪談內容之詮釋，也將會依上述四個族群認同內涵來討論。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深度訪談進行，訪談對象為台北都會區有收看原視的原住民。在選取受訪對象之初，筆者先在 2008 年 10 月於台北東區一間以原住民為主的教會聚會時進行第一次的焦點團體訪談，該次訪談有八位有收看原視的都市原住民參與，筆者從中先與潛在受訪者建立關係，並進一步篩選適合的受訪對象。除了由該教會開始滾雪球之外，筆者亦在台北某高職篩選適合受訪的年輕原住民及其父母。選擇條件包括：收視經驗至少半年以上、每週至少收視兩小時以上、有受訪意願、具溝通能力、在未提示節目表的情況下能夠說出經常觀看的原視節目名稱、並且能充分表達原視收視觀感者。之所以選擇每週至少收視兩小時以上者，係因原視在 97 及 98 年度的收視質調查中發現，原住民個人平均每日收視原視的時數約為 19 分鐘，而換算成每週約兩小時，因此選擇每週至少收視兩小時以上的都市原住民閱聽人，其觀影經驗應是符合一般

原住民閱聽人的收視狀況。

此外，亦遵循質性研究的樣本選取策略。由於質性研究關注的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和「人們在不同、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需要能夠提供「深度」和「多元社會實狀之廣度」的樣本，著重資訊的豐富內涵（胡幼慧、姚美華，1996，頁 142，148），因此，本研究採取的是理論性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著重資料的歧異性、過程與稠密度，而非樣本數的多寡（Strauss & Corbin, 1990），在抽樣上也具備「彈性化」和「隨研究進展而演變」之特質，意即下一個抽樣可能會視已進行的狀況和需要而定，以「避免重複」和「捕捉進展」為原則（胡幼慧、姚美華，1996，頁 150）。自 2009 年 3 月至 12 月間，筆者深度訪談了十九位年齡由 16 歲到 58 歲有收看原視的都市原住民，性別分佈為 8 位男性與 11 位女性，包括排灣族、阿美族、布農族、平埔族、魯凱族、卑南族等六個族群，受訪者基本資料詳見附錄一。

肆、原視消費與台北都市原住民閱聽人族群認同建構之關聯

下文將以族群認同的四個面向（須注意的是這四個面向是互相影響、彼此滲透的）為架構，討論原視消費如何召喚或建構台北都市原住民之族群認同。

一、原視如何召喚或提升族群自我身份認同

本研究發現原視在「語言」、「生活方式」、「歷史文化」與「習

俗」等方面所呈現的族群標記，特別能夠凸顯原視召喚或提升族群自我身份認同之功能。族群自我身份認同的評估離不開族群語言的使用（Rotheram & Phinney, 1987, p. 18），在第一次的焦點團體訪談時，就有參與者提到有些在台北工作的原住民朋友在家裡打開原視，有時只是當背景音並沒有在收看，但是只要聽到原住民語的口音，即使說的不是自己的族語，仍會有解相思、好像回到部落聽母語、有真正的「家」的感覺。原視播母語召喚出的族群身份認同，在年長一輩會說母語者身上似乎較年輕一輩明顯，尤其是曾經有居住過部落的都市原住民，他們更期待原視可以多播一些自己的族語，甚至有受訪者希望每個族語都能有自己的頻道全天播出。

因為我們現在在台北都講漢話嘛！所以，如果聽到家鄉話或者只要是原住民的話，都覺得很舒服。在原民台如果聽到原住民的話會很親切，而且如果都是排灣話就更好了！（個案G）

B-1：我們會講國語、會聽國語還好，像老人來都會區，國語也聽不懂，要小孩去翻譯是不可能的事啊！老人只看螢幕而已，也不曉得它是在播什麼。有原民台對我們原住民跟不會聽國語的長輩，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啦！

B-2：對啊！像我媽媽從台東來台北，很無聊嘛！因為在都市怕迷路不敢出門，又沒有朋友，就有原民台以後，每天（語調拉高）看原民台，就一直看一直看。

對於曾居住過部落，原住民語流利的中生代而言，他們還可以透過原視學到很多現代用語的原住民語表達或是同樣的東西其他族語是怎麼說的。

我看族語新聞，當然是魯凱族的新聞我最喜歡，它播世界新聞是用母語講，我就都會聽，因為我是在學習如何用母語講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這是一種困難，因為對我們原住民族群來講，你往世界外面，說外來語會增加，那你要怎麼去跟自己的族人作溝通，這是一個困難，原民台在這裡就幫助很大。（個案 E）

看了原民台的族語教學，我們才知道別的族怎麼叫「飛鼠」啦！這樣遇到別族的時候就可以講個一兩句。（個案 A-2）

原視播出多族的母語，讓不同族的都市原住民可以透過這個電子空間學習到平時不可能接觸到的廣泛原住民語言，也加深了對自己族群特徵的認識，使得個人的身份認同更爲細緻。除了族語的召喚外，自我身份認同也來自於能意識到自己族群內部與其他族群間的差異，透過原視的學習，絕大多數受訪者都不約而同表示，原視擴展了他們對整體原住民族群歷史文化的認識以及與其他原住民族群差異性的理解，使都會原住民能夠更正確標記其所屬的族群歷史與文化，因而深化自我身份認同。

看了原民台我才知道原來阿美族有分那麼多！…還有學到一看長相就知道那是哪個族的，這些都是從電視上學到的。（個案 A-2）

我也是看原民台知道一些習俗，我們就是靠著媒體傳播的力量，對不同的族群會了解得更深刻，像我爸爸在花蓮教書，他們那邊有泰雅族、賽德克族，後來知道其實他們也是泰雅族分出來的，很多資訊都是看媒體才知道，像以前就是太籠統了，只分什麼山地人啊，不知道各族的資訊。（個案 I-1）

我喜歡看【長者的話】，¹ 它會找部落一些比較年長者講他以前的部落，因為它是播每個部落，就可以認識到各個部落的文化，在那之前，我就只知道我這一族吧！透過原住民電視台就會了解到其他族的歷史故事。（個案 C）

我覺得如果對我影響比較大的話，應該就是說因為我本身是排灣族，我對排灣的認識就很多，那我會透過節目來去認識其他族群，他跟我的族有什麼不一樣；那二來就是他們每天播的族語新聞就可以知道現在其他的部落是怎麼樣，我會比以前更瞭解自己以外的原住民是怎麼樣的生活方式還有歷史背景。（個案 F-1）

即便是曾在部落居住許久，念專科才下山的個案 E-1 也表示，原視讓她學習許多更深入的原住民文化，也因而更認同自己的身份。

有一些我們的文化傳統習俗我還是沒有那麼了解，那他們會播一些比較深的事物 我們可以學習，因為原住民電視台跟一般電視比較不一樣的是它會讓你更認識自己的身分或文化各方面，它會讓我更認同自己的這個部分。（個案 E-1）

都市原住民的後代，由於出生和受教育均在都市，其生活習慣及語言均與漢人相似（蔡春蘭，2005）。在都會久居的原住民，在飲食方面逐漸漢化，此時原視就成為他們認識原住民飲食的重要管道，加深了對自身飲食習俗的認識與認同感。

因為我和爸媽都在台北生活，感覺不到自己像原住民，就會想知道在部落到底都吃什麼，【Ina 的廚房】會有一些野菜的東西，² 會增加我對原住民的認識和認同都多一點。（個案 J）

二、原視如何提升族群歸屬感

原視召喚的族群歸屬感，和都市原住民本身既有的族群經驗形成一種循環，亦即當原視節目內容愈能符合原住民閱聽人記憶中所曾經親身經歷的族群經驗或是自身對原住民族群之看法時，他們就愈想透過觀看原視來強化或抒解其內在情感，族群閱聽人會選擇能夠讓他們產生強烈歸屬感的節目觀賞。

因為【原視音雄榜】裡面每一個人都是原住民，³ 它不像【超級星光大道】講的東西就是比較平地人的，那其實原住民在講自己的東西的時候，可能平地人會覺得：噯？什麼意思？可是我們一聽我們就懂，我就會覺得：喔！好貼切喔！就很喜歡看。（個案 B）

原民台也有一些談話性節目說一些部落很好笑的事情，然後我們就會說：「對啊！我們家也是耶！」例如說平地人的冰箱打開來，可能就是菜啊水果什麼的，可是原住民打開來裡面可能是飛鼠啊！山豬肉啊！因為大家家裡都會這樣子，所以原住民電視台一播，我們就會覺得對耶！在部落也是這樣耶！（個案 B）

台北都會區的原住民閱聽人也表達出對於原住民媒介播放專業的原住民音樂頗為欣賞，這和 Meadows 等人（2007）研究澳洲都市原住民閱聽人的結果頗為類似。

我很喜歡原民台以前有一個節目叫【原來我們這樣唱】，⁴ 我覺得這個節目可以讓我們聽到真正部落裡頭是怎麼唱的，老人

家是怎麼唱的，因為現在太多原住民的創作歌謠，我個人覺得沒有原住民的精神在裡面，跟我們原住民真正在部落聽到的有很大的落差。（個案 F-1）

不過，個案 F-1 的說法或許是有部落成長經驗的都市原住民的心聲，年輕一輩在都會區成長的原住民就比較少有這樣的感受。比較偏向心理感受的族群歸屬感（張春興，1989），透過原視的牽引，使得曾居住過部落的都市原住民得以抒解思鄉之情，或是對自己曾經居住過的部落重新認識，而有想回鄉造訪的悸動。

離鄉的孩子喔，我是覺得原民台至少可以安慰一下我們的思鄉之情，會有解鄉愁的感覺，就是覺得很親切啦！（個案 G）

B-1：原視有時候播到自己故鄉裡面的背景，就會有在鄉下的感覺。

B-2：很窩心啦！如果有看到家鄉的風光畫面哪，你感觸就很深刻，就會很想念家裡。

在電視看到我們村莊的部落，就好像我們在村莊看我們的部落，不過卻發現：欸！原來我們村莊也那麼美麗啊（笑）！以前不覺得，結果看到台東部落很美耶！有那個潛意識說，我們下一次再回去那裡玩。（個案 A-2）

過去的研究曾以「喜歡跟同一族群的人住在一起」來判定個人的族群歸屬感，原視則是營造出「跨越時空同在一起」的族群歸屬感；還有當原視播出同一部落的人上節目時，都市中以及都市與部落的族人會因而串連起彼此。宛如 Anderson（1991）在論述想像共同體時所指稱的「彌賽亞時間」，在不同時空中的讀者同時消費媒體中的情節與場景的

群眾儀式，使眾人得以將他們自身與他人產生關連，創造出人們想像的共同體。

因為在台北已經十年了，information 會比較少，朋友是有，可是就是沒有很多原住民，之前還沒有接觸到電視台，慢慢原住民的那個感覺就會比較少，現在多接觸電視台原住民的資訊，會讓我感覺又恢復多一點原住民的感覺。（個案 E-1）

剛好看到在播我們牡丹村的什麼人在電視上面，只要一播，我們都會互相打電話聯絡，還有就是林家琪⁵在唱歌我們也會互相通報說：「欸！我們部落的人在唱歌，快點看！」然後就坐在一起小酌一下，大家開始談那個什麼人的小孩好會唱歌哦！（個案 A-2）

不過，都會原住民同胞間的互動與原視所召喚出的族群歸屬感仍有層次上的差別。有參加原住民社團者表示，都會區的原住民社團帶給他們的族群歸屬感較多，尤其是當原視播出的內容不是自己家鄉事時較為明顯，一方面是因為社團中有同族同胞互動，二方面是因為在都市遇到困難時，社團的同胞會伸出援手提供親身實質的幫助，這部分的情感是單向觀看原視無法相提並論的。

當然是排灣族社團給我的親切感比原民台多啦！因為人和人之間有互動嘛！而且有困難也是社團的人來幫忙比較快啊！（個案 G）。

透過原視，都市原住民會開始擴大自己與原住民族群的情感依附，而且還多了一份使命感，就有人表達看原視是自己的一種責任，這是有很深的原住民自我身份認同者具有命運與共的歸屬感所表現出的族群媒

介收視行為，更進一步會產生族群投入的行動，像是打電話給原視表達自己的支持與鼓勵。

看原民台第一是因為自己本身也是原住民，第二它剛開始我們必須要扶持它上去，我們自己人都不看，然後在外面一直批評，這樣沒有意義。我常常打電話給他們說他們這個做的不錯啊，畢竟很多原住民他們都不是專精做媒體的，很多都是後來培訓出來的，所以要多給他們鼓勵。（個案 I）

三、原視如何建構族群態度

透過原視看到許多正面的原住民形象以及寶貴的原住民族文化，讓都市原住民對自己的文化有了新的認識，也提升對族群的好感，因而建立都市原住民正面的族群態度。

我之前看到一個新聞，台灣有一批原住民，好像是大學生還是研究生，代表台灣去國外參加世界聯盟的一個會議，我就覺得：哇！好驕傲喔！原來我們原住民也有那種高學歷的人，就想說，我們原住民不是很笨，其實有一些真的用功在讀書的。（個案 B）

就是因為看原民台我才會覺得說，我們原住民有非常珍貴的東西，尤其是我們的文化，我看到電視上播才知道琉璃珠啦！織布啦！這些都是我們牡丹排灣族很獨特的東西，原來是那麼珍貴，以前都還不覺得，我還來罵我們村莊怎麼那麼落後。（個案 A-2）

看了原民台會讓我覺得原住民的形象滿好的，像是原住民有幽

默感，有樂天知命的人格，還有原住民很熱情，就因為這樣會增加我對自己原住民的認同。（個案 G）

過去有研究顯示，都市原住民會因為「認同的污名」而產生負面的認同（例如：卓石能，2002；蔡春蘭，2005），原視在這方面也讓這群都市原住民有正面態度的轉變，這在從小生長於都市的原住民身上特別顯著。

在看原民台之前，會覺得我們原住民的文化很少，會被人家以為原住民愛喝酒、很低俗，看完原民台之後就覺得，其實我們原住民也是還滿厲害的，會有一些傳統的東西，就像我們那一族很會編織琉璃啊，還有一些舞蹈、唱歌的都很厲害。在那之前我就覺得原住民怎麼那麼愛喝酒啊！愛吃檳榔啊！就在部落爸爸媽媽親戚都是這樣子啊！（個案 A）

我以前會覺得我們這族的服裝好黑好醜喔！可是原民台播出來之後就覺得還好啊！以前可能都是負面的。…還有我從原民台看到原住民的慶典活動或是食物之後，以前別人覺得我們原住民吃的東西都很生，會覺得不對，可是我後來覺得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像慶典活動有人覺得我們一群人跳舞很像瘋子一樣，可是我不覺得，我覺得那是我們的精神，因為是要慶祝豐收啊！（個案 C）

而在台北有經歷被都市人排斥經驗的原住民，也會因為原視提升自信後，反過來建議那些排斥者收看原視中那些有別於主流媒體中的原住民形象，也間接替原視發揮了族群媒介促進族群融合之功能。

有些人對我們原住民的印象很差，我就會說我們原住民不是這樣的啊！如果你不信的話，你可以去看原民台。（個案 C）

四、原視如何促進族群投入

許多年輕一代的都市原住民閱聽人均表示很少透過原視學習母語，反而是透過學校或家中長輩來學習較多。因為大部分年輕人喜歡看的原視節目以國語發音居多，有時也不一定會聽到自己族語發音的節目，反倒是透過原視學到別族的原住民語較多，因為平常不可能接觸到那麼多其他族的同胞。此外，早期原視的【大家說族語】後來停播了，許多想透過原視學母語者覺得很可惜，這些都是原視在思考族語傳承工作如何落實時可以參考的意見。

我發現大部分原民台比較熱門的節目幾乎都講國語。…新聞就是好像每一天會有不同的主播，我就會邊聽邊看中文翻譯，然後就可以學到其他族的母語。可是自己的母語，靠家人或是靠師長比較多。（個案 B）

在交友圈方面，原視播出的內容常會成為原住民朋友或原住民社團成員間的共同話題，會因此增加族人間的互動，例如在原視看到自己的家鄉事或是八卦、笑話等，這些內容就常會成為同鄉同胞的交流話題。

如果說有播出重大的家鄉部落的新聞，同鄉就會聊得比較多，像是什麼水災啊！風災啊！或豐年祭呀！或者換哪個鄉長啦！家鄉有什麼政治問題或是議題啊！（個案 G）

我們學校有原住民舞蹈團，比方說同學聊天會聊到說我今天看哪個節目，那個部落是我以前同學或是舅媽的部落怎樣怎樣，就原視的節目會成為我們的話題。（個案 C）

我們原住民朋友週末在一起聊天的時候，大概會有百分之七十都會聊到原民台節目裡的八卦啊，還有不同族間的笑話。（個案 D）

此外，有趣的是，在族群人際互動與原視消費兩者間有相互求證之關係，以建構更為精確的族群身份認同。住在都會區的原住民，比較會對同樣已經久住都市未回鄉的原住民朋友間所談論的原住民事物抱持懷疑，因而比較相信原視播出的內容，例如有些都市年輕原住民原本對父母口述的原住民傳統歷史有所懷疑，但透過原視印證之後，更加使其確認自身族群的歷史文化。

有時候聽到爸媽講的一些排灣族的歷史啊，其實他們講的都是真的，但是我會懷疑怎麼可能是母系社會？太奇怪了吧？結果看了電視才知道是真的。（個案 A）

這部分不僅年輕原住民如此，久居都市的中年原住民也有如是想者。

原住民朋友對原住民的瞭解其實不會那麼深入，譬如說原民台到原鄉去報導一些特色，報導別的族群的生活跟我們族群有什麼不一樣，那只聽到自己族群朋友講的話，會比較不公正啦！像有的故事好幾個部落、好幾個族群都會傳，但是大家都會搶說：「欸！這是我們的！」除非說是長老他們講，我就會採信，那一般都是比較平輩的，我不曉得他從哪裡聽來的。所以我會覺得電視台會比較公正，會比較詳細，比較有根據啦！（個案 G）

都會原住民在原視看到其他原住民族的內容，當與真實的該族群原住民親身互動，或是透過請教族裔長輩，在談話中加以求證，雙重傳播

管道的族群投入，共同構築了都市原住民的族群認同。

有時候從電視上看到別族的內容，像阿美族，我也會問我同學他們真的是這樣嗎？會再求證一下會好奇說你們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子。（個案 A）

電視上播的別族的東西我就會看不懂，就會問我爸媽，然後大人就會告訴你，例如說像是那個達悟族他們在做飛魚的那種船，我就說我不懂為什麼可以弄那麼久，爸爸他們那一輩就會聊說，喔他們這個船是怎樣做的，不像我們以前用竹筏那樣。（個案 B）

之前有一個節目是在介紹每一個族語的單字怎麼講，可是有些單字我不懂，或是介紹器具，可是那個器具我們之前沒看過，而且電視是用母語說，雖然有中文字幕，可是就還是不太能理解，就會覺得為什麼他會說這是屬於這一族，可是我沒看過啊！那我就會去問阿姨或是媽媽，她們解釋之後我就會比較瞭解為什麼。（個案 C）

在社會參與方面，都市原住民由於離鄉很遠，主流媒介也不會經常報導關懷原住民的新聞內容，原視此時便扮演要角。有不少都市原住民從原視的新聞節目中得知自己同胞需要幫助，便會開始關心自己的部落，甚至主動回饋鄉里，貢獻一己之力。

原民台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讓我知道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原住民的事情。像我在台北，身邊的原住民朋友感覺都很開心，我也一直以為在部落的原住民也和我們一樣沒什麼煩惱，我看了原民台才知道有很多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小朋友他們很想要去讀書，但是卻沒有錢可以讀，我知道了就會揪一些親戚朋友一

起捐一點錢或書回去幫助他們，也算是對自己原住民出點力吧！（個案 K）

看到原民台播出原住民部落發生的災難或很可憐的事情，我會覺得就好像我們自己發生事情，也會特別緊張，會開始去關心部落同族的人任何大小事。…還有那些長者會很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可以回去經營部落，繼續把部落留存下去，看完之後還滿想回去經營部落的。（個案 C）

看了原民台之後，我會了解到說，原來原住民有很多不一樣的問題，還有政府的政策對原住民影響有多大。（個案 F-2）

原民台會讓我一直看下去看到現在，就是因為它可以回顧一下部落，其他媒體都不會深入啊！稍微講一下而已，那原民台是最深入的。有時候會到鄉下去，那我們就會關心，甚至當家鄉有災難的時候，我們會出點力，提出貢獻。比如說風災、水災的時候，我們會去幫忙，有時候都會打電話給我們表弟說家裡怎麼樣了，你們趕快回去看一下。（個案 G）

過去研究中曾發現，都市原住民後代對自己族群認同持肯定態度者，主要原因之一和政府推動的福利政策有關（例如：蔡春蘭，2005）。在都市的原住民由於彼此往來不若部落密切，或是同族同胞較少，許多關於自身福利的資訊是透過原視知悉，也會因此互相提醒。

我們排灣族在台北很少，所以我們的資訊屬於最少的，我們不像阿美族是大團體，然後大家都散，所以有電視我們才知道說什麼租屋補助啊，你有健保的快點去分期呀！（個案 A-2）

在文化實踐方面，包括了部落食物料理、部落旅遊尋訪、活動參與

與文化慶典投入等活動。許多都市原住民從原視學習到如何料理原住民特有的菜餚，並開始大膽嘗試；而透過原視建立正面的族群態度後，更容易產生實際的文化參與行動；以前對部落認識不多，或是對原住民活動訊息消息不靈通，現在也因為原視扮演文化導遊或是原住民活動的消息來源，因而增加了族群活動參與的機會。

有些原住民的菜，我們都不會料理啊！有些野菜可不可以吃也不知道啊！就從【Ina 的廚房】那邊學，看他怎麼料理。（個案 B-2）

以前我在鄉下的時候，像阿公阿嬤打獵回來或是摘的一些野菜，還有像那些生肉我也不敢吃，可是【Ina 的廚房】播了以後，就會覺得這就是我們祖先的精神，為什麼我要排擠，現在就比較敢吃。（個案 C）

接觸原民台不只是提升正面的態度，我覺得參與感這方面也有，像每次知道有辦活動我們都會想要去參加。（個案 E-1）

像我們住台東，我們都不知道台東市有專門原住民的菜市場，那我們透過像【不能遺忘的歌】會接觸到很多我們以前不知道的事，⁶回鄉下的時候就會特地去找。（個案 B-2）

以前父母要帶我回去參加豐年祭我都很懶得去，後來看原視之後漸漸覺得自己的文化是需要自己來振興的，像是阿美族祭典很少，我們好像只有成年禮、豐年祭這幾個吧！後來就比較會回部落參加豐年祭，其實豐年祭可以促進大家的感情，也可以多一些自己部落文化的體驗。（個案 L）

伍、結論與討論

本文將族群認同細緻分為四個面向，探討原視與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之關聯，研究發現：在「族群自我身份認同」方面，原視使得都市原住民的「語言」、「生活方式」、「歷史文化」與「習俗」等族群標記更為清晰，原視播出的「母語」，對年長、曾居住過部落且熟悉母語的都市原住民召喚較為明顯，不僅抒解在都會區較少使用母語的失落感，活化對母語的記憶與懷念，進而牽引族群自我認同，此外，原視也讓他們學習如何以原住民語表達現代用語，使都市原住民將來與原鄉同胞談外來事物時更為容易；而無分老少原住民均表達透過原視讓他們學到許多別族的族語，建構更為完整的原住民語知識；又大部分都市原住民對自己的歷史文化所知有限，也甚少回部落居住，原視擴充了與原鄉較為疏離的都市原住民整體的族群歷史文化與習俗之認識，讓都市原住民更瞭解自身過往的獨特性，使得族群自我身份認同的標記更加銘刻於心。蔡春蘭（2005）發現都市原住民後代因為缺乏根基性的情感聯繫，在斷裂性基礎下建構的族群認同十分不穩固。本研究認為，原視提供都市原住民在歷史文化與習俗等內容的學習，能夠改善與強化都市原住民與部落文化的連結，使其產生較為穩固的族群認同。

在「族群歸屬感」方面，原視的召喚和都市原住民既有的族群經驗形成一種循環，原視內容愈符合其經驗，族群閱聽人就愈因為有親切感而愈投入觀看。曾居住過部落的都市原住民，也因收看原視對自己的部落產生新視野，而有更濃郁的歸屬感產生；而原視創造出的「彌賽亞時間」，讓處在不同時空的都市原住民因同時消費原視，或是看到自家人上電視而互相通報的異地共時串連，形成了「跨越時空同在一起」的族

群歸屬感；當情感依附逐漸形成命運與共的歸屬感時，原視的消費就變成有極深原住民認同者的使命與責任。但是，原視所召喚的族群歸屬感，仍不若人際互動來得親切，社團以及同族同胞的互動所引發的歸屬感深度，是單向觀看原視無法提供的。

在「族群態度」方面，原視經常播出正面、有成就的原住民形象與楷模，或是原住民珍貴的族群文化內容，建構正面的族群榮譽感，讓有負面「污名認同」的都市原住民轉變為正面的族群態度，提升原住民自信心，讓他們在面對平地人的誤解與刻板印象時，能夠加以駁斥並間接發揮族群媒介的「融合」角色。過去蔡春蘭（2005）發現，都市原住民因為關係網路斷裂以及污名認同造成否定自身的族群認同；同時也發現認同原住民身份的都市原住民後代，會將媒體正向的內容加以放大，或是崇拜嚮往媒體中呈現的部落風光。從本研究結果顯示，這些現象透過原視的「原民發聲」之後，對於改善族群態度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在「族群投入」方面，促進學習別族族語的功能似乎大於學習自族母語，主因是大部分年輕人喜歡看的原視節目以國語發音居多，不過，對年長一輩而言，則是自族與他族母語的學習均有斬獲；其中較有趣的是，都會原住民因為較缺乏豐富的部落生活經驗，會以人際和媒介交互印證的方式，擴充己身對部落與族群歷史文化的瞭解，原視播出的家鄉事、八卦與笑話，也常成為都市原住民聚會時的聊天話題；而原視的新聞節目讓都市原住民知悉部落同胞的需求而即時提供奧援，或是得知政府的原住民福利政策而互相提醒，這些對都市原住民而言是很重要的社會參與；原視促成的文化實踐，包括了部落食物料理、部落旅遊尋訪、活動參與與文化慶典投入等活動。過去研究指出原住民期待電視新聞能增加原住民議題與權益之討論（例如：黃葳威，1997）以及族群文化節目（王嵩音，2000；黃葳威，1999；劉幼琍，1999），從此次受訪者口

中，可以發現這些過去原住民的期待原視大部分都加以實現了。

本研究發現，原視在建構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時，發揮了如同 Browne (1996) 所言的「教育」功能，也是擴展母語的要角。不僅讓原住民重新發現過去的歷史、文化與習俗的珍貴之處，也同時學習現今的成就，扮演的不僅是保存與恢復母語的角色，更是讓都市原住民學習如何以母語表達現代觀念的重要媒介。例如：學習到如何以他族母語表達同一事物、瞭解原住民族更爲細緻的族群分類與歷史、發現原鄉之美與值得珍視的傳統文化、發現原住民有許多優秀的人才以及如何以母語表達國際時事等。原視在建構都市原住民的族群認同時，亦如 Ginsburg (2002) 所謂調解了時空、知識與偏見的裂縫。原視讓都市原住民彌補了和原鄉與過往歷史的疏離，重新認識自己的族群標記，也建立正面的榮譽感與自信心，這些都有助他們重新凝集集體認同。原視成立僅僅數年，但在扮演教育功能、協助都市原住民相互連結與支持的空間、改善原住民刻板印象以及協助都市原住民與原鄉維繫情感與社會網絡方面，都顯露出正面功能。

不過，有不少年輕不諳母語的都市原住民，都透露原視似乎不是學習自族母語的最佳管道，原因是他們喜歡看的節目大部分都是國語發音。或許原視可參考國外的經驗，像是 Sami 電台播放有原住民歌詞的流行音樂或饒舌歌就成功吸引原住民年輕人 (Pietikäinen, 2008b)，原視亦可以原住民語結合時下都市年輕人喜歡的流行文化，讓原住民語的表達更年輕化、具現代感，吸引年輕人收看更多母語發音的節目，在寓教於樂中學習自己的母語。

此次研究都市原住民閱聽人，有部分研究結果與過去部落閱聽人有雷同之處，例如：郭曉真 (2007) 發現部落閱聽人收視原視的時段集中在晚上及週末；原視提升了對自我族群的認同與其他原住民族間的認

識；部落閱聽人因自我族群出現在電視感到光榮而產生更強烈的族群認同與驕傲感；部落閱聽人經常討論原視中的他族文化、習俗和語言，傳統文化的討論也增加親子間的互動；對他族語言產生好奇心與學習心等。比較不一樣的是，郭曉真（2007）發現部落閱聽人因收看原視而激發學習母語的慾望，這部分在本研究的年輕一輩都市原住民身上比較不明顯，或許是因為這些都市原住民學生大部分都瞭解通過族語認證考試可以加學測或基測總分，在學校有族語教學課程可以學習，所以原視在這部分的誘因相較之下就較不顯著。還有，原視播出的母語，讓熟悉母語的年長都市原住民，因都會區不若部落常聽到原住民語，產生更多解鄉愁與懷念的情愫，且這群出門在外的原住民，更注重學習現代化事物的母語表達方法。在族群投入方面部分也與部落閱聽人不同，因為有部分都市原住民在都市有較好的經濟能力，透過原視的消息能即時提供部落在經濟與物資方面的協助，他們也會特別注意原視播出的原住民政策與福利訊息，而且，都市原住民透過原視更加珍視部落的風光與喜愛家鄉野味。

本研究並未訪談到「離群性認同」（見蔡春蘭，2005）的都市原住民，可能因為這類型認同者在本研究的篩選條件中未能成為受訪者（例如：觀看原視時數過少或不看原視），無法得知原視對這類型認同者的影響為何，會否有類似於 Pietikäinen（2008a）發現不會說 Sami 語的原住民被排除在族群媒介所建構的社群之外之情形，未來的研究若能研究這類型的認同者，或許可以做一些差異性的比較。又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台灣原住民族簡介，經台灣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有十四族，本研究僅訪談到六個族，雖然目前訪談資料中並未顯示不同族群對於原視的族群認同建構有差異性存在，但仍建議未來研究能針對不同族群做深入的比較研究，或許會有一些新的發現。過去國外的 Sami 媒介研究發

現族群媒介在面對散佈於不同區域或國家的族人，在建構認同時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建構集體認同與面對不同國界有不同認同位置的人之間取得平衡 (Pietikäinen, 2008a)，這種情形對於分佈在不同區域的台灣原住民身上會否有類似之情形，該如何考量對於原住民在地性認同之尊重，都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之議題。

註釋

- 1 【長者的話】是原視的新聞類節目，主要是部落耆老生命智慧的紀實。
- 2 【Ina 的廚房】是第一個以原住民女性議題為觀點的節目，主要介紹各部落的特殊食材與美食，並帶出廚房與親人、家族、部落的特殊關係。
- 3 【原視音雄榜】是原視的歌唱綜藝節目，長期擁有高收視率，是原視的指標性節目。
- 4 【原來我們這樣唱】主要是展現各部落樂舞文化的節目。
- 5 林家琪是來自【原視音雄榜】歌唱競賽的原住民歌唱好手，曾與【超級星光大道】的參賽者進行 PK 賽。
- 6 【不能遺忘的歌】是記錄原住民族群的傳統古調與歌謠的節目，會介紹歌謠背後的感人故事。

參考書目

- 尤稀·達袞 (孔文吉) (1994)。〈原住民與傳播媒介之批判—建構原住民自決的反論述〉，《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集》，頁 97-127。台北：文建會。
- 王嵩音 (2000)。〈少數族群媒介之觀眾分析—以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節目為例〉，《2000 國際華語廣播電視文化性節目觀摩與研討會論文集》，頁 15-79。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李春慧 (2004)。《花蓮縣萬榮鄉布農族學生族群認同階段性發展之研究》。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嫦薇 (2006)。《從多元文化看台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以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為例》。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賢華（2009）。《從文化傳播看族群電視台節目製作—以原住民電視台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卓石能（2002）。《都市原住民學童族群認同與其自我概念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福岳（2009）。〈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傳播研究的可能脈絡〉，《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 55-98。
- 胡幼慧、姚美華（1996）。〈一些質性方法上的思考：信度與效度？如何抽樣？如何收集資料、登錄與分析？〉，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141-158。臺北：巨流。
- 胡蕙萱（2004）。《都市原住民第二代的都市經驗與認同》。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凌平（2001）。《原住民國小學童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以屏東地區為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世琛、李美枝（2002）。〈少數族群之族群認同與個人整體自尊的關係：以卑南族青少年為例〉，《中華心理學刊》，44(2): 263-278。
- 徐仙蕙（2010）。《台灣原住民族媒體近用權之研究—以原住民族電視台成立經過為例》。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論文。
-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辭典》。臺北：東華。
- 張素莉（2007）。《族群意識與族群關係的網絡分析：以臺北縣市都市原住民為例》。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張琇喬（2000）。《台灣布農族學生族群認同之相關研究—以南投縣信義鄉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碩士論文。
- 張逸東（1974）。《台灣山地鄉消息傳播過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
- 張錦裕（2002）。《學校情境中影響台灣原住民族國中生族群認同因素之研究—以花蓮地區阿美族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曹一文（2007）。《臺灣原住民族群認同與原住民電視收看行為、動機與滿足之關聯性研究》。佛光大學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文忠（1998）。《山地布農族學童族群認同與自尊之研究》。市立台北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志鴻（2009）。《98 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收視質研究年度報告》。臺北：觀察家行銷有限公司。
- 郭良文（2010）。〈蘭嶼的另類媒體與發聲：以核廢料與國家公園反對運動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7: 43-74。
- 郭曉真（2007）。《部落閱聽人觀視原住民電視台之研究—以花蓮縣重光部落太魯

- 閩族人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子渝 (2011)。《多元文化主義下原住民族電視台經營策略之研究》。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陳右果 (2004)。《台灣原住民族群的「他者」影像再現—以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為例》。南華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正祥 (2005)。《原住民國中生文化資本、族群認同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昌國 (1975)。《蘭嶼民眾傳播行為與其現代化程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清河 (2004)。〈科技、政治與弱勢傳播—以台灣原住民族之廣電媒體近用為例〉，《台灣民主季刊》，1(4): 109-138。
- 陳楚治 (2008)。《台灣原住民族傳播權利之理論與實踐—以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震 (2004)。《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從公眾行動的角度探討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麗珠 (1996)。《臺灣電影中原住民形象之研究—論述工業下的它者圖像》。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
- 陸正誼 (2004)。《蘭嶼原住民電台發展之研究》。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聿清、許志鴻 (2008)。《97 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收視質研究年度報告》。台北：觀察家行銷有限公司。
- 黃振彰 (2006)。《六堆地區青少年族群認同與自我概念關係之研究》。屏東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葳威 (1997)。〈原住民傳播權益與電視新聞節目：一個回饋的觀點〉，《新聞學研究》，55: 76-102。
- 黃葳威 (1999)。《文化傳播》。台北：正中。
- 楊政霖 (2005)。《「原住民新聞雜誌」服務品質之研究—以原住民閱聽人觀點為例》。國立東華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貴妃 (2005)。《屏東地區國立高中原住民學生之族群認同與維護自我評價策略》。慈濟大學原住民健康研究所碩論論文。
- 楊煥鴻 (2007)。《他者不顯影—台灣電影中的原住民影像》。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幼琍 (1998)。〈原住民對廣電媒體使用與滿足之調查分析〉，《台大新聞論壇》，5: 167-208。
- 劉幼琍 (1999)。〈特定族群對廣電媒體的需求及收視聽行為：以客家人與原住民

- 爲例》，《國立政治大學學報》，78: 337-386。
- 劉慧君（2006）。《家庭內社會資本、自我概念、族群認同對台東縣原漢學童學習適應之影響》。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潘美琪（2007）。《原住民族群認同與收看原住民族電視台行爲之關連性研究—以花蓮地區 Truku（太魯閣族）爲例》。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蔣永元（1974）。《大眾傳播媒介與台灣山地鄉現代化之關係——項在花蓮鳳林鎮所作的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春蘭（2005）。《都市原住民後代的族群認同—以十二位都市原住民後代爲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珮（2011）。〈客家電視台與台北都會客家閱聽人族群認同建構之關聯性初探〉，《中華傳播學刊》，19: 189-231。
- 賴慶安（2002）。《雙語教學對兒童族語學習與族群認同之影響—以屏東縣一所排灣族國小爲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鐘嘉順（2009）。《我們是誰？我們自己述說—原住民族電視台中原住民新聞報導之內容分析》。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NY: Verso.
- Browne, D. R. (1996). *Electronic media and indigenous peoples: A voice of our own?* Ames, I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insburg, F. (2002). Mediating culture: Indigenous media, ethnographic film, and the production of identity. In K. Askew & R. Wilk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media: A reader* (pp. 210-235). London, UK: Blackwell.
- Matsaganis, M., Katz, V., & Ball-Rokeach, S. J. (2010). *Understanding ethnic media: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roles in economic and policy contex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eadows, M., Forde, S., Ewart, J., & Foxwell, K. (2007). *Community media matters: An audience study of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broadcasting sector*. Brisbane, QLD: Griffith University.
- Meadows, M. (2009). Walking the talk: Reflections on indigenous media audience research methods.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Audience & Reception Studies*, 6(1), 118-136.
- Meadows, M. (2010). Conducting conversations: Exploring the audience-producer relationship in indigenous media research. *Observatorio Journal*, 4(4), 307-324.
-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UK: Routledge.
- Phinney, J. S.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3), 499-514.
- Pietikäinen, S. (2008a). Broadcasting indigenous voices: Sami minority media production.

-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2), 173-191.
- Pietikäinen, S. (2008b). Sami in the media: Questions of language vitality and cultural hybridisation.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3(1), 22-35.
- Riggins, S. H. (1992). *Ethnic minority media: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Rotheram, M. J., & Phinney, J. S. (1987). Introduction: Definition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hildren's ethnic socialization. In J. S. Phinney & M. J. Rotheram (Eds.), *Children's ethnic socialization: Pluralism and development* (pp. 10-28). Newbury Park, CA: Sage.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附錄一：台北都市原住民受訪者基本資料

個案號碼	性別	年齡	現居地 (原居地)	原住民族類別	職業	教育程度	母語程度	收看原視 年資	收視頻率	最常收視 時段
A	男	17	台北縣樹林市 (同上)	屏東南 排灣族	學生	高職	會聽，只 會說簡單 用語	9個月	每天	晚上 8:00~8:30
A-1	男	50	台北縣樹林市 (屏東縣牡丹鄉)	屏東南 排灣族	零工	國小	聽說讀流 利	2005年開 播迄今	每天 (1-2小 時)	下班後
A-2	女	39	台北縣樹林市 (屏東縣牡丹鄉)	屏東南 排灣族	家管	高中	聽說流利	開播迄今	每天 (2-3小 時)	上午時段
B	女	17	台北縣 (同上)	阿美族	學生	高職	聽得懂 不太會講	3年	週五~週 日(至少 1-2小時)	週五~週 日晚上6- 9點
B-1	男	48	台北縣 (台東都蘭)	阿美族	鋼鐵 業	國中	聽說流利	開播迄今	每天 (至少1 小時)	週六晚間 7:30-8:00
B-2	女	38	台北縣 (高雄)	阿美族	服務 業	高職	聽說流利	開播迄今	每天 (至少1 小時)	晚上 8:00- 10:00
C	女	16	台北縣樹林市 (花蓮縣瑞穗鄉)	布農族	學生	高職	會聽，說 不流利	2年	一週3-4 天	晚上 8:00-8:30
D	女	30	台北市 (台東太麻里)	平埔族	教師	大學	會聽，說 略通	開播迄今	一週3天	晚上 9:00- 10:00
E	男	41	台北市 (屏東縣)	魯凱族	族語 教師	專科 肄業	聽說讀寫 流利	開播迄今 (公視即 開始看)	每天 (看新聞)	晚上 7:00-8:00
E-1	女	37	台北市 (屏東縣)	排灣族	護士	大專	聽說讀寫 流利	開播迄今 (公視即 開始看)	每天	晚上 7:00-8:00

個案號碼	性別	年齡	現居地 (原居地)	原住民族類別	職業	教育程度	母語程度	收看原視 年資	收視頻率	最常收視 時段
F-1	女	46	台北市 (屏東三地門)	排灣族	研究助理	大專	聽說流利	從1998年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開始看迄今	假日收看	不固定
F-2	男	19	台北市 (同上)	排灣族	學生	大學	聽略通 能講簡單 字詞	2年	假日收看	不固定
G	女	47	台北市 (屏東)	排灣族	環保局	高中	聽得懂 會說單字	開播迄今	每天	中午
H	女	53	台北市 (台東太麻里)	排灣族	原視	大學	聽流利 說可溝通	開播迄今	每天	上班時段
I	女	50	台北市 (台東金峰鄉)	排灣族	族語 教師	大專	聽說讀寫 流利	開播迄今	每天 (1小時)	晚上 7:00-8:00
I-1	男	58	台北市 (花蓮)	平埔族	待業 中	大專	聽說均不 流利	開播迄今	每週3-4 天	晚上 7:00-8:00
J	女	21	台北市 (同上)	魯凱族	學生	大學	聽略懂	開播迄今	每週3-4 天	晚上 7:00-9:00
K	男	20	台北市 (同上)	卑南族	學生	大學	聽略懂	3年	每週4-5 天	晚上 8:00-9:00
L	男	23	台北縣 (同上)	阿美族	學生	研究所	聽略懂	3年	每週3~4 天	晚上 8:00-9:00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Indigenous Television and the Taipei Urban Indigenous Audience's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Pei Tsai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Indigenous Television (TITV)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Taipei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UIP) and examines the roles TITV plays in forming indigenous identity.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nineteen indigenous viewers from Taipei showed that TITV has increased the sense of ethnic identity of UIP from four aspects: self-identification, a sense of belonging, ethnic attitude, and ethnic involvement. Taiwan Indigenous Television has contributed to educating UIP, preserving and modernizing mother languages, maintaining social and community networks, and minimizing knowledge and cultural gaps, as well as stereotypes of UIP towards their native tribal cultures. This study also discovered particular functions (exhibited especially by UIP viewers) of TITV that differ from previous research on tribal audiences.

Keywords: ethnic identity, ethnic media, Taiwan Indigenous Television (TITV),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UIP).

* Pei Tsai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Film,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一〇期 2012 年 1 月